

國民叢書第一種

兵的改造與其心理

兵的改造與其心理

一

現在改造中國的說話。是說穀了。改造中國的事實。究竟還沒有起手。這個沒有起手的改造。我們可以看出他隨處的窒礙。

先從教育上來講。一間兩間學校。辦得起來。經費早已絕了。勉強維持下去。一定要找人出錢。這出錢的人數。越弄越多。教育上的禁忌。也越弄越多。後來便是有教育。無學校。有學校。無教育。教育和學校。勢不兩立。這便是私立學校的教訓。

借着官立學校來講教育。好不好呢。請看北京的蔡鶴卿。杭州的經子淵。有教習幫他。有學生擁護他。社會上的地位。使軍閥還不敢殺他。打他。禁止他教育。所以這一年間。看見這些學生運動的效果的。也說非走這條路不可。然而到底不行。校長是可以隨便換的。換校長之後。教職員反對。學生反對。他就可以用兵力來對付。辦教育的。所靠的是學生。他所靠的是兵。一用到兵。浙江的學生就無可如何。在北京大

學。雖然不能穀換校長。他却對着一個個學生。用他的兵力。還是弄到手足無所措。就是一個兵。把所有對於教育的希望。通打消了。

教育起手。不碰到錢的障礙。就碰到兵的障礙了。試從工業上做做看。這個成績。也是看得見的。要想改造現在的組織。自然要拿勞工做中心。勞工的武器。就是罷工了。要看近來罷工的成績。總算比較別種實在一點。而無論那一個人。都曉得現在罷工。因為沒有罷工基金。不能穀有力量。但是有方法得到罷工基金麼。工人自身。每天所得的工錢。還不穀他自己的生活費。有什麼方法可以貯蓄起這個罷工基金來呢。工人越要豫備罷工。雇主那方面就越要不許他有錢罷工。所以無論用什麼方法。這個罷工的豫備是沒有成就的時候。就是罷工永遠不會有力量。

你想工人以外的人。拿出錢來。做罷工基金麼。決其沒有的事。能穀有錢拿出來做罷工基金的人。大概都不肯。肯拿的大概也不能。不論怎麼樣盡力。這個數目。是清清楚楚看得見的。前幾個禮拜。有人在那裏造某督軍某總司令接濟上海罷工基金的謠言。可以叫得荒謬絕倫了。所以勞工運動還是要碰着錢的障礙。

勞工的罷工。本來是一件苦肉計。但是如果真能殺所有的工人。一起約束起來。兩敗俱傷。也是這些雇主所最怕的。但是現在雇主可以強迫工人做工。工人不能強迫工人罷工。所以雇主的地位更為穩固。雇主一個人。如何有這個力量呢。就是兵幫着他的忙了。五月一號那天。上海拿全副武裝的兵。來壓制工人。不准開會。說這些平和的工人。要借五月一號起事。說這個五月一號的紀念會。是俄國勞動會（就是俄國勞動會也與你何干。却要幫一邊壓一邊做什麼。）實在就是表明雇主納了錢來養兵。兵就保護雇主。教他永遠能敲敲剝錢財。不必還給工人一點。所以工人的運動。不但要打主意和雇主的錢作對。還要打主意和雇主用錢說來的標客——兵——作對。

不特是教育和工業上的改造。過不了錢和兵兩個關頭。你如果再想去離了學校和工場。去做一個新組織。可以算做頂讓步的了。然而還是不行。工讀互助團新村的失敗。就是說明世上沒有獨善其身的法子的。只希望這些團體裏頭辦得好。是不行的。團體裏頭辦得好。不過是表示將來如果到了新社會的時代。可以照樣做團體的生活。但是這個事業。還是失敗。還是因錢和錢背後的兵失敗。以外種種的改造社會方案。都比不上教育界和工業界兩方面有實力。却是所遭遇的困難。一定是錢

和錢背後的兵。沒有可以逃得過的。所以有真心去做改良中國的工夫的人。一定有一天回轉來。講一句『改造要全部改造。』

不錯。改造是要全部改造的。然而全部改造要從一部改造起。我們不是有了頂大的力量。全知全能。把世界一揪就揪過來。到底是要有一個全部改造下手方法。如果不然。就許人家下一個轉語。說『要全部改造纔改造。就會變了全數不改造。』

我們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。

我們不是已經曉得錢和兵兩個關頭打不通麼。我們有法子先改造錢和兵沒有呢。我們有方法能殼把一部分的錢。一部分的兵。拿在手裏。再來改造社會不能呢。本來如果錢和兵兩件裏頭有一件完全放在改革者的勢力底下。那就改革完全不成問題。但是這個集中是改造成功以後纔有的。改造開手的時候。決其沒有這種事情。所以最希望的就是能握一部分的財產。或者一部分的兵力再來改造社會。亦可以說。希望有財有兵的一部分人的覺悟。

這個事情不是絕對做不到的。從來因為革命所用的錢。聚起來有幾多呢。革命黨如果不做革命的事。

情。除了他所用的錢以外。跟着普通的狀態去攢錢。積起來。又有幾多呢。大概說幾千萬。總不會說多了。這不是改革社會的一個大力量麼。如果革命黨從此再做二十年的計畫。攢積起這筆錢來。再講改造。行不行呢。再如現在的兵。雖然叫做於統系。却並不見得要有學問。比方投進某系的旗下。做他的走狗。慢慢把兵權拿在手裏。再實行革命。這是滿清末年鈕惕生所常講的。也是徐錫麟親行的。假如兵在手裏的時候。要改造社會。怎麼樣呢。

我們細細把這方法研究過。可以得一個決定。是兵可以拿得到一部分的錢。也可以拿得到一部分的。但是拿得到這一部分的兵。這一部分的錢。都沒有改造社會的力量。

這從有錢的來講。拿着錢來。可以改造社會麼。俗語說。有錢使得鬼推磨。這是真的。不過使得他推磨。不能使他革命。錢如果用來叫人替他私人盡力。是很有趣的。在現在的經濟組織。尤其有效的。如果用來達公共的目的。就沒有一樣的效果了。用來叫人幫他做損害別人的事。是有效果的。用來叫人幫他做有益於人的事。就不成功了。比方我們要保護自己的掠奪地位。拿一點錢出來養兵。這個結果。兵決其不會反對我的。如使我拿出一點錢來養兵。叫他對抗掠奪階級。保護工人。這是決做不到的。我們可

以用幾塊錢一個月。請人看門口。很忠實的。我們出許多錢。請一班人保衛全市。就沒有效果了。而且我如果十塊錢一個月。養點兵來保衛個人。實在是行的。如果有八二十塊錢一個月。來買我的衛兵。叫他殺我也許行的。但是如果我拿二十萬二百萬來買某地的第某師。叫他不要用刺刀刺學生刺工人。就決其辦不到。越有錢越辦不出事體來。沒有錢的時候。以爲壞人所以能設作惡。都靠着用錢。我如果有錢。那怕改革不來。現在纔曉得壞人所以能設用錢。都靠着用錢作惡。我們如果用錢來做改革的事業。到底沒有效果。

這很容易解釋的一件現狀。不過我們沒有留心罷了。比方那些用錢來做壞事的人。他做壞事就能設有錢。有錢又能多做壞事。是循環不窮。我們如果有錢來做改革的事。那改革的一步做過。錢決不能回到我們手裏頭。敵對的勢力。就隨時可以拿他豐富的錢來破壞你這個改革。所以連這一步也沒有。他的力量。是循環相生不窮的。你的力量。却一鼓而盡。如何可以支持呢。從前人講雇主對工人的關係。不是有『第二十個的問題』這句話麼。比方有二十個企業家在這裏。第一個起。數到第十九個。都是要待工人好的。只有第二十個要尅扣他。這其餘十九個。都只好跟着。不然就要收盤。所以這第二十

個雇主。一個人做壞事的力量。可以把這十九個人做好的力量。一齊破壞。我們從這一點看來。可以曉得拿着幾個錢。想達改革的目的。是不可能的。

於是乎問題歸到兵一方面去。錢自己不能有改造的力量。錢又沒有使兵來幫改造的力量了。假如有了兵。錢是不是跟着來呢。單獨拿着兵力可以改造社會麼。這一層。我們要詳細討論。

二

我的許多朋友。都曾經和所謂兵的一部類有關係的。當沒有帶兵以前。無論那一個都是相信兵有絕對的力量。帶着兵可以把理想通行出去。沒有能穀阻擋的。等到真帶兵了。纔曉得帶着兵是一事不能辦。總要想維持兵的現狀。纔能穀維持自己的勢力。既然維持現狀就沒有澈底的改革。攪來攪去。不過地位的轉換。名號的變更。到得失敗了下來。以爲兵真是沒有用的了。想做別一宗。不再入軍隊了。然而到着個時候。偏偏什麼事情都被兵阻礙。什麼社會上的事情都不能辦。發憤起來。還是想着去進軍界。等到再進軍界的時候。他所經歷的。還是和從前一樣。他的失敗出來。也要和從前一樣。出來之後。什麼事都做不成功。也要和從前一樣。在這一反一覆的中間。不曉冤枉花了許多精神。許多生命。到了現在。

還是一部分拿着一無所能的兵當勢力。拚命保護。拚命擴張。一部分瞅着這些無惡不作的兵發恨。恨不得一下子彗星碰到地球來。和他同歸於盡。我們從前的希望那裏去了呢。這是什麼緣故呢。

我們的朋友有許多做下級官。連長。排長。在近來報紙上講兵的慘禍裏頭。差不多什九和連排長有關。如果是要做些壞事情。真是毫不費事。但是要曉得這些連排長所以能作壞事。就是全營全團和他通在一氣。如果不去做壞事。他也站不住。上頭有營長團長。下頭有目兵。你說風紀怎麼樣。這些人就會看着你笑。如果你說軍紀怎麼樣。就會對你不起。你想整頓一下子。開除一個兵。或者照軍律辦一個人。檢直叫做不行。就算上官面子上不能不准。回頭來這些處罰。都是有名無實。革了還不過是另補在別營別連。叫目兵看着。笑說一句『何苦來』便了。你想把一點智識給軍隊麼。這些同僚便當你做破壞他飯碗的仇人。種種脅迫。非到上官換他不止。一個排長想教育好這些兵隊。就有兩個排長反對。一個連長想他一連人辦得好好。就有三連的連長和你反對。營長壞的不用說。你早已錯差了。營長好的也沒有方法。他不能把一連的力量對付三連。他就不敢幫你這個連長。敵那幾個連長。也不敢幫一個排長。抗那幾個排長。所以好好的人。做了連排長。只有把自己的犧牲了。來就目兵的範圍。受同級官長和

同化。如果不肯犧牲。不肯同化。只有走了不幹。一個人跑進軍隊裏頭。做下級官是決不能達改造軍隊的目的。

我們也有做中級官的朋友。他們做營長團長。是比較自由一點的了。連排長所受的同級官壓迫。到中級官便少一點了。因為現在的軍隊。雖然不一定拿營來做戰術單位。却是實際上一營一營的界限。比一連一連大得多。等到不同團的兵目官長。就差不多很相漠視的。因此做團長營長的。要稍為發揮一點自己的個性。就容易得多了。然而這個到底是空的。因為中級官從旁面來的壓迫。雖然比較少。在下面來的壓迫。並沒有減少。而做營長團長最大的吃虧。就是實際和兵丁相離隔得太遠。指揮管理。都不能如意。營長要幹得下。一定要有一連以上做他的基本。再加上無可不可的。統共要有兩連至三連。那下餘的一連多的意嚮。就可以不用十分顧慮了。但這一連的基本。從什麼方得來的呢。如果自己是很受信任的。接任的時候。可以換一個自己相信的連長。幾個排長。開除一點反對的兵。補一點自己的人。就可安穩穩得到了。但是自己相信的人去做連排長。又可以有手段吃得住這些軍隊。幫自己的忙的。就不容易找。難保不是沾染了習氣的了。如果這個營長。不是特別被信任的。他也要找一點歸向自

己的兵。就非和這些連排長拉攏不可。拉攏的方法。不外乎許他作一點弊。再大家共同吃一點空額。多給他些攪錢的機會。這個方法。不但用來拉攏基本隊伍。就是要找無可不可的幾個連排長。也要用這些方法來敷衍。甚至於反對的。也非默許他幾件。作為妥協條件不可。所以軍紀風紀。就做了營長保持地位的犧牲。如果你要澈底。除非下一兩年的工夫。還要得了特別信任。纔能殺幾個志同道合的人。來幫自己。這個機會。實在不容易得。而且在這當中所用的人。也漸漸變了。成為隨流合污的人了。所以改革一營。真不容易。還有一層。一營裏頭。營長之外。還有營副。營副在營中。也成一個勢力。也要拿幾排人歸他自己。營長如果想整頓他。這些不願意整頓的人。都拿着營副來做蔽蔭。營長便成了兩個中心。到底是不願意整頓的人多些。營長就站不住了。營長營副對立。是最普通的事。營長營副合力來改革一營。就真可以算得例外中之例外。團長比營長地位更高一點。可是他依賴營長來保持地位的必要。比營長依賴連長。也相彷彿。營長要直接理目兵的事。撇開連排長還可以行。如果團長要撇開官長。和目兵直接講話。直接去處理一切事情。就要惹起下級官的反對。終久保不住地位。從前滿清時代。廣東有個標統。專門用手段去拉攏目兵。什麼賞罰都要由自己出。一概的營連排長。都不敢去約束兵士。聽他

一個人主持。然而心裏是恨極了。後來到底出盡方法。把他弄到局所裏頭去。第二次出來。又把他弄做鎮的正參謀。等到革命的時候。跟着軍隊回省。想當都督。却被這些部下軍官一閏趕走了。這是團長們所共知的一個龜鑑。至到近年。團長更不能不敷衍營連長。所以就要受這下屬的壓迫。想講改革。更不容易。

實際團是作弊的單位。所有兵能假做種種貽害社會的事。至少都是一團的兵共同的力量發生出來的。在南方兵少分防地多的時候。或者這個單位。會降到一營。然而普通的情況。總是一團。這也有個原故。向來分駐的兵。大概總是一團管一區。三營分割。這三營再各自一連兩連的分開。論他駐紮的時期。一連紮一個地方。是很不久長的。就是營也要常常調防。然而成團的調防。就比較稀疏得多了。所以有一團在一個地方的公共作弊計畫。就可以輪替分肥。這是一面。一連兩連作弊。上官立刻曉得。就可以處置他。別的不作弊的營頭。還多着。抵抗不來。到了幾營。便擁了可以反對人的資格了。要解散他一團兵的確是驚天動地的事。和解散一兩連不同。明欺你不敢解散他。所以他也敢作敢為。不比連排長小膽。這是又一面。總之現在的兵。普通成了一團。纔有勢力。下一點也要有一營。這是很顯著的。比方現在

的一師人裏頭。如果有一團步兵。是團長以下聯爲一氣。反對他的便是附骨之疽。有了這一團人。其餘的三團步兵馬砲工輜。都要管束不來。因爲這些兵。雖然沒有站在反對的地位。他是隨時可以加入反對一團的。所以事事非敷衍他不可。本來團長已是離日兵較遠的了。然而編制上團長仍舊適合於散兵線指揮的。至於旅長以上。本來原則上用不着他到散兵線。所以一切規制都跟着這一點來。弄到團的個性非常之強。如果師旅長怕部下拿不住。他只有一個方法。就是自己兼起團長來。有了一團的兵。就可以威壓其餘各團營了。近來的軍隊。你看那一師那一旅沒有兼團長的事情。或是師長或是旅長兼。或是參謀兼。甚至於身做督軍。兼任師長。再兼旅長。又兼團長的例也聽過。他難道做了督軍。還希罕這團長的幾百塊錢薪水公費麼。他實在是要這一團人做他的基本隊伍。他如果丟了這一團人。就沒有這一旅。丟下一旅。沒有一師。丟下一師。沒有一省。所以他要做督軍。還得要做團長。那有人也許疑心爲什麼他這位督軍。不從連排長一路兼下去。把日兵伙夫。馱載馬。都兼起來呢。這個就要回復到上頭所講單位來了。一團是兵的團結裏頭能設有勢力的初步。自團以下。輕易不敢反對人。自團以上。很容易受團的反對。所以兼任要到團長爲止。如果是兵力分布得散漫的。也有例外。就是一個鎮守使。兼司

令兼統領。又兼營長。也不是奇事。這個也是事勢逼出來的。並不是他貪戀。一面是如此纔能彀維持着他自己的地位。一面也可以曉得部下作弊到什麼程度。好來調劑伸縮。所以團營長的重要。是對於上官做得好做得歹的重要。連排長的重要。是對於日兵督率他做歹事的重要。完全不相同的。却是團營長到底做不了好事出來。因為連排長沒有督率兵做好事的力量。所以團營長也只好叫他督率着做壞事。

講到上級官。只有說一聲可憐。民國以來。光是陸軍上將也有一百幾十人。中將有一千內外。少將有幾千個。如果要一個個都照階級補起官來。那中國軍隊大概足有一千師。這種現狀。叫外國人聽了。只有笑死。那幾千個上級軍官。實在能彀有軍職的。不過十分之一二。其餘就在那裏鬼混。不是想拉這一個的兵。就要請求那一個准他招幾百名土匪。這些人。起碼當司令。稍爲有點氣派的。還要加上總字。實在都叫做戰不能守不可的。一無用處。如果想在軍隊裏頭。借他一點勢力來改革。他也決其不能容你自招。最高不過撥人家幾營歸你帶便了。有一點乘着打仗的時候。招集些舊部。聚了一千幾百逃兵。也號稱師長旅長總司令了。大概以救國自任的。想拿着勢力來實行主義的。都只有在這兩條路上走。

人家撥來的兵。可以拿來改革麼。決不能的。比方有一師兵的人。給一旅你帶。有兩三枝隊的人。給一個枝隊你帶。算是很講交情的了。他那些團長統領。你想動他一動也不能。師長總司令給兵你帶。你要多謝師長總司令。這些團長統領當時肯受師長總司令的命令。師長等早已要多謝他們了。後來你接這旅長和司令。他們不來反抗。更要多謝他們了。中國近年軍隊裏頭的上級官。十分八九是坐升。只有十分一二。是調補。他團長不能升旅長。已經是一個不平。承認別個人做他的上司。又算是人情。忍着不平來做人情。自然要求一個縱容作弊的默諾。你這接了任的旅長司令。想要拿他這些兵去改革。不是夢話麼。實在插身進向來沒有關係的中國軍隊裏頭。單靠上官的信任。是完全不行的。接任以前。先要揣摩這些團長統領的脾氣。巴結他。奉承他。接任以後。打聽他要做什麼壞事。和他商量那件利益多。替他打算那個方法好。這枝兵就帶得穩了。統領要嫖就同他嫖。要賭就同他賭。要種鴉片就同他種。要綁票就和他綁。這個旅長司令就有和他一齊去拚命了。然而改革兩個字就離得遠了。主義和軍隊是不相容的了。從前想拿了勢力來改造社會。現在有了勢力。纔被人家引用來做社會應該改造的例證。你說可憐不可憐呢。如果不用這些揣摩的手段。要來帶這些兵。一定就是命令不行。調度不靈。弄到你非

辭職不可。你覺得這個營長好一點。他就先和這個營長作對。你覺得那一個連長不好。要罰他。偏要把他請提升。請保獎。一切都和你反對。你就厚着臉皮做下去。決其沒有方法可以改革這些軍隊。這就是先前所說的。成了一團以後。個性非常顯著。旅長司令變更不來了。并且拿着這些軍隊。也萬不能打仗。變了支乾薪一樣。

乘着擾亂招起來的兵怎麼樣呢。一個人要招千把兵。不是容易的事情。一定找了許多民軍販子。再派些無聊政客。去結納那些地位搖動未有歸宿的營連長。招民軍的時候。說有一百人的。委他一個連長。說有三百人的。委他一個營長。算是頂公道的待遇了。然而說一百人的。未必有三十人。如果有三十人來。這個連長也不能賴他的。說三百人的。保不定有一百個人。然而這個營長也是非給不可。不特如此。這一百幾十人。還許有一半沒有槍的。這些運動來的。一定是豫先訂定。排長升連長。連長升營長。營長升支隊長。自然所有的兵也是隨他報的。所以有了三兩千桿槍的時候。一定弄到七八千兵額。編一師還位置這些人不了。這已經是一個笑話了。然而這些民軍散營頭。也是久慣拿來做生意的。今天受了張三的委任。明天還要向李四接頭。他的關係。真所謂合則留。不合則去。張三拿了兵不穀算。還要運動

李四的。沒有運動好以前。早被李四把自己的部下運動去。這些例真可謂數見不鮮。平生交好患難朋友。到這個時候。也會因運動部下。成了仇讎。輕的互相攻擊。重的就互相殺傷。問他們到底爲着什麼來。張三也說是爲擴張勢力。實行主義。李四也說是擴張勢力。實行主義。到底主義實行不了。同志相殺。就實行了。請問這個時候。還有誰能殺約束部下。誰能殺改革弊端。誰能殺冒着險來換一兩個作惡的長官。誰能殺不把種烟開賭強姦強搶來做逢迎部下鞏固團結的手段。實在世間的壞事。只有是中國人想不到的。斷沒有中國這些兵隊不敢幹的。做了這些軍隊的首領。改革兩個字只好留在公文告示裏頭做些詞藻就了事。如果有這樣笨的人。想實行試一下子。就有殺身之禍。

從上頭一路說下來。不問你當那一級的軍官。要想改革軍隊。拿來做改造社會的基礎。一樣是辦不到的。地位越高。越沒有改革的餘地。這爲什麼呢。我們可以看得出。這是日兵的壓迫是從下級壓到中級。中級壓到上級來。這些日兵和他做不好的事件。件都可以成功。和他做好的事件。件都要失敗。我們非是到日兵一方面去。觀察他所以致此的原因不可。